樹經堂詩文集

古君子之立言也無不本於學蓋非徒以其言而已必將行其道焉修辭立誠所以居業言不文不足以行遠是非醞釀於道德之精微則發爲文章必不能辭達而理舉而非有得位行道之君子則其言亦無所憑以發揮於事業

本朝初以古文名家者有汪堯峰魏叔子姜西溟諸人叔子布衣而汪姜仕亦不遠惟睢州湯文正公不必以古文名而讀其文藹然如春風之煦物草木萌動百卉皆發蓋有德者之言如是文正之撫吳也始劾太守之

不職者一二人其後吏治蒸然丕變惟以禮讓化民而民亦化之蓋文正之見諸事者又如是南康謝公儁者也其學非必盡師文正而生平好治經義枕藉諸史務爲有用之學今方以兵部侍郎巡撫廣西夫嶺徼風俗樸陋無三吳俊靡之習則其民易治而吏治骫骳於今爲甚則公所以整頓而撫綏之者參酌於剛柔寬猛之間而得其中當與文正之撫吳無以異也公以詩名海內者數十年亦未嘗以古文名而余讀其文穆然想見其問學之淵邃而其施之政事者亦可於文得之豈非

有合於古君子立言之旨而非徒以言著者歟會公以文集寄余并屬爲敘余疵陋雖好爲文辭遠出汪姜諸君子下何足以序公之文而特以公知余最深余亦有以窺公之大遂舉所得於公者著於篇俾世之讀公文者知得位行道之君子其文固不同於處幽居下之士而公之自處亦不在區區文辭之末惟余少嘗有志於文正之爲人而浮湛仕宦無所表襮今且以謝病歸矣序公文能無瞿然思亟然媿乎嘉慶七年二月望無錫秦瀛識

樹經堂文集目錄

一卷

以壯丹酥餉友人啟

二卷

四卷

絅經堂文集卷一

重修鎮江府署記 癸巳

壬辰歲予以翰林奉
命來守鎮江見其山川雄深經塗輻湊闤闠人物之繁
盛未嘗不嘆此邦形勝之美畢萃于府治而署廨卑陋
甚不足以稱蓋自乾隆癸酉前守朱君霖修葺以來不
十載漸圮戊辰又壞于風廳事門廡類多隤敗予將整
理而未遑越期年政平訟簡乃請于大吏支廉奉若干

鳩工庀材肇自廳事次及儀門外門以逮于城麗譙之樓旁逮官廳吏舍曹廨凡梁棟楹桷門壁級甎之類皆易其敝壞而更新之建坊二其一書戒石詞一牓其陽曰宣風展義陰曰苞德耀離東西東以闌楯植梅數十本而內宅之東舊有堂五楹堂前拳石爲臺老桂森立望城南諸山尤歷歷如畫亦繕治之顏曰天香書屋宅西隙地有桃一隖作紅雨亭辟其前爲射圃循隖北折而東再上至最高處得望海樓萬松亭故址刪薙蓁莽補建一亭繞亭種竹顏曰有斐既成飲酒序射以落之

是役也用錢一百萬有奇三閱月而訖工竣政溢民庶其觀瞻肅而品節章矣夫江以南名郡大邑壤地數千里而鎮江爲其門戶孫吳嘗建都于此號曰京城唐爲鎮海節度之治我

朝以將軍副都統繼鎮茲土固屹然東南要區也方今寰宇昇平江海清晏無所資于地利久矣然調撫兵民通濟漕運萃列城以宣

恩德覃萬姓者其設施措置豈易事哉予奉職二年日以隕越爲懼今量移揚州將去而爲此記以貽後賢至

於署廨之補葺因修廢舉墜之一端繼自今予亦深有望焉

揚州府知府題名碑記 甲午

揚州在漢爲廣陵郡星分牛女之交蔽遮江淮襟帶南北蓋東南一大都會也余以乾隆壬辰春由翰林出守鎮江又二年調揚州至則揖郡人士而進之諮以政理僉曰政之大者曰漕務曰河工曰鹽法曰江防曰海防官其地者有一於此卽不堪其勞揚郡兼之此其所以難也余獨以爲不然此數大政者各有專官掌之不以責太守況我

國家承平百三十餘年庶尹永諧百務具舉太守雖有

兼人之才亦無所用之蓋謂地當水陸之交舟車絡繹六縣二州地大物博姦宄易滋則江南大郡類此者尚多不獨揚州也然則揚州之難治安在哉蓋嘗考之周官太宰掌邦之六典其二曰教典以入則治都鄙其六曰禮俗漢賈生亦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非俗吏所能為蓋為治莫先於風俗也揚之屬江甘儀三縣多富商大賈然率非土著其土著者則素封之家百不一二而輿臺下吏游手無藉之徒又多仰食於鹽筴於是富者益驕貧者益諂而風俗遂以不振其二州三縣

則與水共之土田瘠瀉無蓋藏煬儵濱海之民其性允
獷悍喜爭健訟是非守土者之責而誰責歟舊志稱此
邦牧守如王內翰韓魏公歐蘇劉呂皆名德相望故其
時之民樸厚而不爭好學而有文為諸賢之化迄今又
數百年豈無一二賢守能繼諸賢後者耶何風俗之不
古而還淳返樸尚有待也余不敏承乏茲土頗不敢以
俗吏之治為治莅三載以來政簡民和歲亦大熟乃以
其暇日歷考
本朝之官茲土者自順治迄今蓋四十有一人其間名

臣大端可以指數遺澤在民彰彰可考者蓋不乏人勸諸貞珉用示來葉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四十餘人中若者治若者不振此邦人士猶能道之而余待罪其人以一一考鏡焉以資余以治則余之幸也若夫道周官禮教之遺使移風易俗余有志焉而未逮也請以俟後之讀此記者

邗江錄別詩小引 甲午

銷魂者別言志惟詩之子遊行廻偉泰之高詠阿咸既去動陟岵之遐心誼兼乎家庭朋友之間思盜於江樹燕雲以外才如宋玉悲不待乎秋風筆是江淹調更淒於南浦紵衣縞帶季子情多（謂吳夔菴）殘燭冷灰東陽瘦盡（謂沈象三簡之）交遊四海誰似子由（謂范芝岩弟芳谷）絲竹中年感深太傅玉鉤柳外二分照徹離人金帶堂前四座占來學士物猶如此花濺泪以飄篷天寶爲之雲無心而出岫（夔菴贈宋瑞屏白雲出岫圖）既長言之不足遂連類以金書異曲同

工擅吳歈越吟之勝繼聲屬和萃紅蓮綠水之奇同人
車笠之盟他日無忘息壤禪智倡酬之刻庶幾上續瀟
洋云爾

明閣部史公墓祠記 乙未

今上御極之三十年敕昆以編修入史館方續纂綱目

上以明福王之在江寧尚與宋南渡相仿彿

特命存弘光年號而於其臣史閣部可法復有嘉予之

諭其時讀者無不感泣我

皇上褒忠節正名分一秉春秋之律而又未嘗不嘆史

公之心跡得大白於

興朝爲千載一時之遇也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嶺右有

史公葬衣冠墓歲甲午余守揚州拜墓下見松柏鬱然

祠宇斬新問之或曰官構也又云其子孫自爲之余嘗
公之果有後也未幾其裔孫開繩奉公文集來謁郎史
所稱奉遺命爲後副將史德威之曾孫也集後載黎士
宏書公殉揚州事云公在圍中命家人李書曰我死當
葬高皇陵側城破公自刎不殊史德威等舁之至小東
門見執公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擁之去善諭之不屈求
死因被殺德威自白奉遺命爲後釋之越十餘日德威
尋公屍腐變不可識奉公袍笏葬於嶺與史文相同或
者曰德威奉公遺命葬鍾陵公之精魄其不戀戀於揚

州可知也雖然揚民實感公德當其時四鎮爭長高傑駐揚州抄掠徧城野憤者至並鄉官鄭元勳誣殺之朝命公往傑乃聽命公爲屯其衆於瓜洲衞允文督興平軍與黃得功搆釁公遣官馳解之揚民乃安是揚之遺黎皆公之生之也卽無墓猶當世世祀公況衣冠所瘞肝腦所塗乃在此土耶則崇其祠宇也固宜開纚言其家世爲山西人德威旣葬公袍笏遂歸里終焉越數十年開纚父某始來揚土人侵公墓地白于官淸還故址前運使朱公請列於祀典乾隆戊子開纚請于前運使

蔣公鄭公得庫項銀三百八十五兩零建祠三間今又請於運使邊公鹽政伊公復得庫項銀五百七十八兩零修置門樓三間易左右土墻以甎計七十丈其近墓餘地皆閒繩父子前後用公私錢擴置手植松柏梅花今皆成林以余有守土責請余記之嗚呼公之生也義能得士以庇其後公之死也忠能動天以存其君往古忠節之士其身後未有如公者豈其天性過人歟抑所遭有幸有不幸也余既喜於續纂綱目補公事蹟今又來守是邦而親見祠之成也於是書其事而爲之記

禪智倡和詩跋 丙申

國初王文簡司李揚州遊禪智寺得蘇文忠送李孝博詩石刻於榛莽中拂拭陷之東壁賦詩紀事有禪智倡和詩一卷傳播藝林乾隆甲午余從京江移守揚州座師翁覃溪學士寓書續禪智倡和故事余方鞅掌未暇也丙申夏乃乘輿招同人往遊訪文忠石刻宛然在壁輒次韻作二首奉寄學士京師學士喜余之能遊也亦作二首大書寄示跋語考校尤詳是歲十月復偕轉運思堂朱公董遊朱公亦和二首因並鐫於石而拙作附

焉朱公復搆數楹砌石於壁諸名士和者數十家余自出承明承乏鷟郡三年始踐前諸書此以誌余拙非敢與漁洋比也

奠文　己亥

維大人之捐館舍隔千里以阻長途三旬有六日訃始達於維揚號九閽而無路雖萬死其奚償望南雲而擗踊泪漬襟以淋漓惟大人之素行闓史書不勝詳施德而不望報殖學而不求彰不肖承夫庭訓敢諛詞以鋪張幼勗習乎詩禮長奉

恩於

君王遣子舍兮十載勉供職于金閶荷

簡命而作郡溯邗水與京江御板輿而蒞止欣色養之

稍將不數月而遄歸華坰祇於高堂曠昏定與晨省又
四易乎星霜幸嚴侍之矍鑠冀融洩之未央孰所怙其
何速悲九迴於中腸憶去秋之濯戾蒙昭雪於
聖皇留南士而陳力嚴訓戒以怠遑計明春之蕆事詠
白華之三章胡昊天之不弔竟遄降此凶殃兄若弟咸
侍側嗟余獨在一方視含飯兮襲斂愧弱親之未嘗湯
瞻陟而弗及心抑鬱以摧傷藉薦哀於肹薌庶來格以
徬徨

重修北樓記 辛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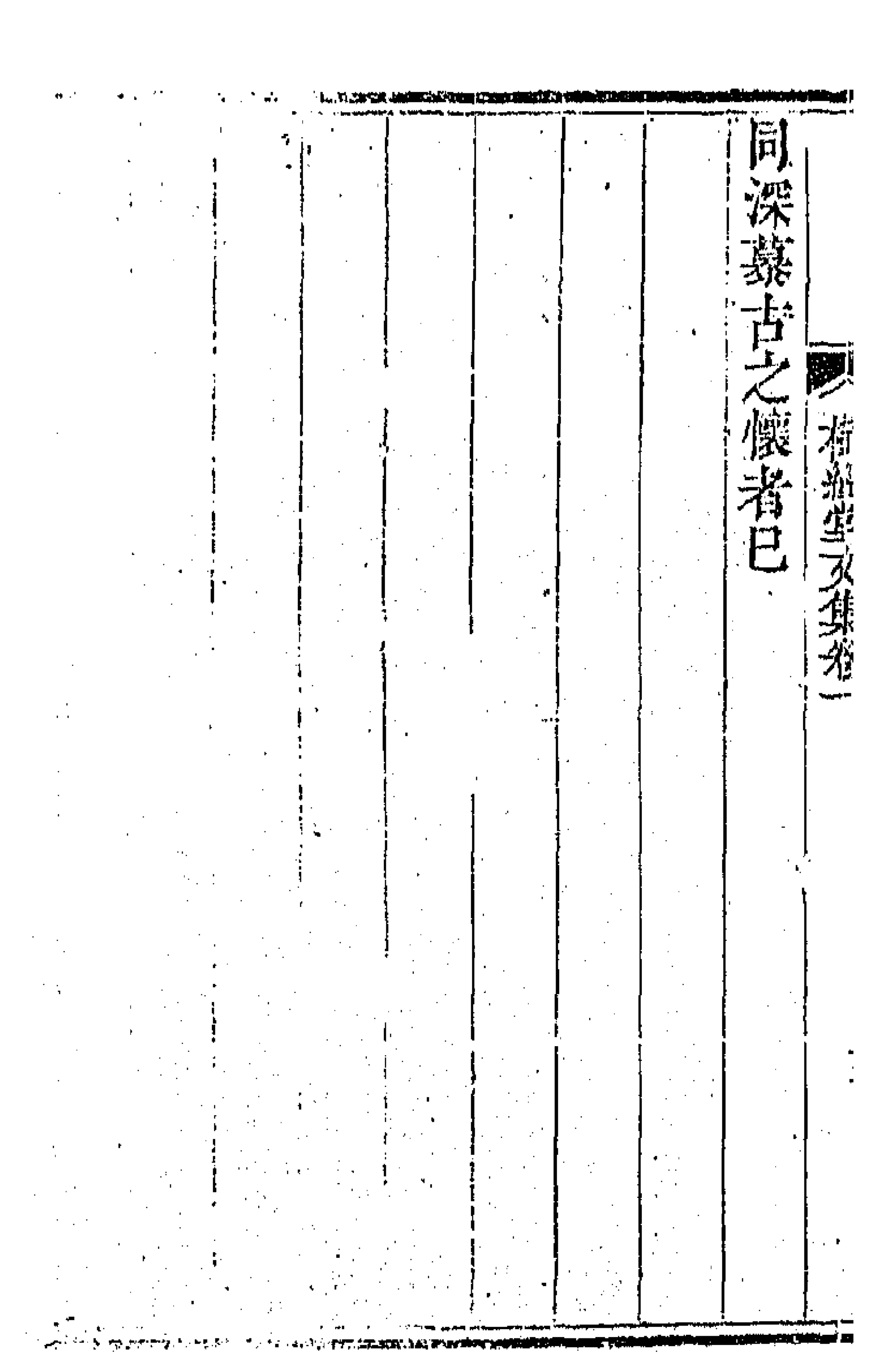
余少讀太白江城如畫裏山曉望晴空之句未嘗不臨風而企其後由翰林出守京江友人吳蘡菴爲余言曩時佐宣州幕日登北樓四時風景皆可愛傾聽輒爲神往其後余再從郡而遂臨茲土且偕蘡菴至劉木石亭榭歷歷如夢寐所見竟償素願豈非天幸歟樓居郡治後踞陵陽之顛在晉爲高齋至唐始有斯名咸通閒獨孤霖易名疊嶂李東陽詩樓因謝公建名自獨孤留是也明復爲高齋

國朝郡守許公重建仍北樓舊名規製古樸無鏤刻采藻年久木蠹堁駁余泚郡之明年値郡事少因其舊制而少新之刪剔榛穢洞達八牕暇日携賓從登攬其上郡之山川形勝瞭如聚米俯瞰萬瓦鱗次峯巒湊若眉在目前宣上澤而紹前修固守土者之所與念而茲地自余家元暉以文章吟咏臨之而名著自齊迄今千餘年謝氏乃復有余履其舊地余何人豈敢希蹤元暉而以爲謝氏之故事不可不記也況有修復之工宜識其歲月乎若

夫高朋之致幽曠之觀與夫箕柏虬松奇花異鳥翠微脆靄颿帆出沒之勝則元暉諸篇與太白之詩具在騷人遊士不待余言而自能惝怳遇之

書宣城詩石刻後 辛丑

吾宗能詩者六朝謝爲最勝而康樂宣城二公爲之冠宣城雖句得自郡齋居多余讀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詞亮鮮止貪競共治屬厭耶諸什想見古臥閣而治素絲委蛇之風未知元暉弟能爲斯言歟抑誠有治狀而史弗之錄歟然其足以啟後人循吏之志則一也余刺郡一載自愧日給不暇坐對敬亭未嘗點筆古今人不相及豈不信然爲錄宣城詩十四首勒諸樂石冀以志紹聞之私而後之繼余守是土者讀公是詩必有與余



同深綦古之懷者已

蛇坑新塋記　壬寅

先考朝議大夫暨先妣王太恭人合兆於蛇坑之原鑴碣誌于其巔樹坊以表道築室三閒守塋人一戶從今與誌鳩工於辛丑十一月初十日落成于十二月十六日攻土之工二千五百有奇攻石之工五百有奇攻木之工百有奇土木甎石之費五百緡有奇廣植竹柏松杉楊柳冬青是地在郭東五里山中人未識爲吉卜也十月十八日啟昆自宣州奔喪返里偕弟姪輩相得其地峰巒迴互蓊然而中起視其土至堅疑爲石荷鋤

發之得土毬三其色五其味甘遂募夫役具畚鍤不[illegible]旬而竣得之易成之速若有神者默相之非吾先人樹德深而食報厚不能致此也敬昆謹誌

訓子姪文　王篤

古人行事計是非不計利害今人計利害亦不計國法則曰可以倖逃地獄則曰何曾眼見當世之名後世之責更所不計大都圖目前受用而已嗚呼受用二字若輩何嘗辨得今教以受用之法世間不過士農工商四等人以士言之若能苦志一力積學問取高第致顯官守道勁節出而尊主澤民下至一命之吏於物必有所濟仰不愧君父俯不怍妻子豈不受用即做一窮秀才工詩文善

書法或稱爲才子或尊爲宿儒桃李及門館穀日豐豈不受用農春耕夏耘婦子偕作霑體塗足揮汗如雨非老不休非疾不息及穫有秋歡然一飽田家之樂踰於公卿豈不受用百工研精殫巧早起夜作五官並用其成也五行百產一經運動皆成至寶上之馳名致富次之自食其力計日受值無求於人不困於天豈不受用商則貿遷有無經舟車跋涉之勞有水火盜賊之慮物價之低昂人情之險易一一習知行之旣久一諾而寄千金不脛而走于里大則三倍之息與萬戶等次亦蠅

頭之利若源泉然豈不受用然此皆從刻苦中來也然則士之攻書農之力田工之作巧商之營運正其受用時也今也不然士不士農不農工不工商不商或席祖父遺業坐食租入不數傳中落束手待斃怨尤交作忮求無用不能刻苦于己惟知刻薄於人或稍知艱難則慳吝貪鄙始而行道涓滴不與繼而兄弟杯勺不分譬如渴資求飲不知遠挹江河旁汲井泉添注瓶罌惟執執守一盂朝夕注視是何異欲流之長而塞其源未有不見其立涸者矣[illegible]自積貫營運又專用脧削骨肉

相殘譬如種樹然其根本雖日剪拂枝葉厚培土壤而枯萎遽至乃若人者方且自鳴得計以財利可逸獲吾用吾儉一以當十錢必豐覩孝友爲迂談吾用吾者入而不出利必聚一旦遷移事異精疲力盡昔之所謂臥枕無憂者今則一籌莫展斯時卽低聲下氣求助于人而人必將以汝之所以待人轉而待汝矣鄙夫野而[illegible]其惜之若寶益圖受用竟至大不受用國法所不及而嚴於國法地獄所不加而慘於地獄孰利孰害何去何從亦可翻然悟矣汝等索居寡見聞又鮮良師友習俗

務人賢者不免如行爛泥中行一步拔一步須立定脚跟稍懈則傾陷不得出矣俗之薰人又如室中燒惡草衣帶皆臭行人過之皆掩鼻而其人自己不知豈不可歎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韓子曰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余每讀古人書與作人行事相感觸不覺而赤汗下今將有遠行書此以告爾子且用自警省焉

家廟條規序 王與

古者大夫士皆有廟

國朝之制庶人得祭其高曾而品官皆得立家廟所以

廣仁孝于天下

恩至渥也我謝氏自明弘治閒居南康迄今數百年雖享祀以時蘋蘩歲薦而祠田未廣典禮缺如心甚慙焉敬昆備官內外閱二十年祿俸未敢自私謹遵先大夫

朝議公命置租田一百五十四石有奇爲祭掃之用而房七所每歲取租息爲修葺之資復與族衆僉定規約

俾世世子孫永爲法守然則瞻榱桷無忘入廟生敬之文潔爾粢盛庶免無田不祭之歎

昂如字說 壬寅

姪孫振玉字以昂如說在白駒之卒章昂莫貴於玉如者必有不相如者也有璞焉或棄于泥沙或辱於拙工之手則燕石之不如也然予曰吾與汝弗如也知其所以弗如則眞如矣琢之礲之加繅藉焉是吾家之寶樹也振玉勉乎哉

李懷止字說 王嶽

内姪日欽字曰懷止書曰欽汝止鄭康成云敬事節用謂之欽孔穎達云止謂行所安蓋統内外合上下而言之也學莫先于主敬敬莫要于得止道學之不明有高談誠正而所行不掩者矣有日整衣冠收視聽而放心千里者矣李子弱冠年也無童之心惜寸之陰人皆止於肆汝獨止于欽懷哉懷哉其敬承乃祖乃父之訓以作國楨庶無負懷止之名

夫字疊韻詩跋 壬寅 首句用夫字末句用鱸字

獅山盛於戊戌疊韻鬭自蘇黃異曲者同工善歌者繼志能繼依律克諧之妙庶得長言永歎之神僕本恨人時逢蕭序銀河作去玉露初零秋之為氣悲哉月之時義大矣紅燈綠酒悅親戚之綢繆白髮蒼顏敘天倫之樂事兄弟則東西屋列友朋則吳楚雲飛何以貽爾雙鱸魚我儀圖之百夫特一十六首聯今雨舊雨之情八百餘言歷上弦下弦之候喜斯陶陶斯詠依稀琴調雙聲一而再再而三癸翻陽關幾疊

李大外姑王孺人遺像贊　并演

啟昆初婚御輪之日拜大外姑於庭鶴髮飄然目光炯炯如盛年時年已八十距大外舅之歿垂三十年矣其後食于外舅家大外姑在坐尚健飯色笑溫如朝夕親紡績有古敬姜之風余雖不及見大外舅而大外姑之所以相夫子勤內政于此可想見也已卯冬余隨伯丈鏡亭先生計偕入都述大外姑懿行益詳時先生伯兄早卽世仲兄暨四弟咸侍膝下外舅其季也先生汲汲以遊色養爲憂及不第歸爲母稱九十觴未達里門而

訃聞明年余自翰林假歸屬題木主展像拜泣不自禁忽忽二十有二年矣今自宣州守奔喪返里諸丈皆歿惟先生巋然獨存方從與國廣文告歸適憩像燬於火先生亟摹而裝池之命余爲贊余追念大外姑之閫德感數十年婣舊之誼不敢以不文辭贊曰

懿彼名媛續名門夙嫻內則協贊蘋蘩春秋九十歸其根

鸞封下賁荷

綸恩哲嗣至孝老彌敦事死事亡如生存瑤環瑜珥蔚諸孫歲時羅拜奠椒尊見附絲蘿親魚軒傳以彤管永

無設

外舅李淡初先生暨外姑王太孺人像贊 壬寅

外姑之殁歲在己卯啟昆時客豫章及歸泣拜其遺像踰年余官翰林外舅偕余辞北行居二載卒于京邸余夫婦覩含殮圖像以櫬歸其家越十有七年內弟于雲摹二像合爲軸屬某題其上方竊念外舅姑視余如子而余自提秋闈至備官於

朝外姑不及見外舅雖及見而淹忽以殁數千里外不得伺其藥藥此某所爲展軸欷嘘欲絕者也顧惟外舅積學弗彰外姑性婉懿相夫子以德行諸子皆能自植

以成未竟之志諸孫林立亦可無憾於九京矣乃屑溯

而爲之贊曰

伯鸞之德配以孟光昔舉鴻案今奠北堂詩書手澤子

也克昌冰清如在玥也不忘

以牡丹酥餉友人啟 甲辰

節過寒食風前餳稀粥白人在沈香亭北綠暗紅殘信惜春陰蘇學士煎還未忍休拋穠豔李尚書賜豈無因國色可餐忘朝饑于季女天香入饌謝午割于庖人瓣瓣拈來不辨姚黃魏紫團團按就奚論蓬餌棗糕百花王詎甘與酪奴同進五色餅何妨令稚子爭嘗翠釜烹時脂猶膩手玉盂擎出脆可點心品是無雙勝盤中之餖飣痕留一捻佐廚下之羹湯製自何人法未傳於饌譜酥驚為甚味宜添大食跟槐葉冷淘未足方其濃厚

木蘭墜露亦應滋此菁華敢云賸馥殘膏湧瀣濟于艮
友竊幸仙姿奠骨倘依戀於綺筵獻以筠筐聊充贄
庶使玉環飛燕不隨風雨以俱埋願爲鏽腹錦心傍綺
清平之絕調

樹經堂文集卷二

南康謝啟昆蘇潭

南泉幕游記 庚戌

吾友吳薿菴名克諧浙之石門人南泉其號也生而穎異性倜儻慷慨重意氣少習舉子業喟然歎曰章句之學不足爲也年三十三游海鹽署見朱出墨入程式君宿知者心頗嗜焉幕中諸友秘不以示從記室某竊觀文案指駁一二悉中窾一幕盡驚訛肄爲之老吏無出其右者旣而不肯竟學游京師欲博一官以養親久之

無所得潮州舉人許開泰選江西建昌知縣延圭錢穀建昌爲衝邑許以不勝任改教職詧項空欠監司高君積與君有舊君爲陳訴艱難狀高君糾同官出貲代補許留江西而君送其母歸潮囊橐蕭然君附海舶回浙遇颶風大魚如山亘其前舟幾覆舟師面無人色君無所怖禱於神風止大魚揚尾去行七十五日始抵家時乾隆二十五年君年二十有六矣是年始有室明年復入都今大司寇胡雲坡先生時爲副郎總辦秋錄與君爲莫逆交有疑獄就君商榷君爲讞語上之堂官輒首

肯欒城知縣劉煥雅知君聘往欒城未幾劉改銓貴州之清平人皆止勿行君曰受人之託豈可以遠近異心乎劉出都稱貸無應者君爲貸其友羅熙載金二千而行甫半載劉以末疾去官虧帑數千金君爲走告同人至蹢足流涕咸感激助之劉得歸羅君亦感君義毀券不責償君返石門二十九年遊金陵監司高君調任江南相見甚歡六合令潘涵持書來謁曰高監司譽君是以來君怫然曰慕勢而來非知己也力辭之越日寧國守王君祖庚來見曰某與君未識面聞友人云此間有

吳君寓古寺中顧視非常年年雖少而出語驚人判事如流殆非凡幕敢屈君相助爲理君欣然就道至宣州事無巨細一人兼理之太守見君讞牘歎曰吾歷官數十年未見敏捷如君者殆天授然君虛心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律例成案貫串胸中臨事尤詳慎期無枉縱而後已數月王太守卒君再游金陵候補令高辰奉幣致請高有友翁某曾居宣州司馬廨見君綜六邑事若無事以是知之高令題補震澤格于例君單騎冒風雪十餘晝夜抵都爲之經理竟得補授震澤濱太湖盜賊出入

之藪前官俱被吏議君爲定巡邏緝捕給發重賞之法有劫水姓舟者捕獲二人訊爲浙江歸安縣役受漁匪陋規以致爲盜倘有巨盜八人幷爲盜之家均在歸安知縣畢某庇其役不解逾限不能結高令將挂彈章君爲通揭兩省制撫立劾歸安令並湖州守檄緝贓賊捕役立置典刑自是盜案無不破者萑苻頓息高令調華亭華亭之盜聞風遠颺君之教也三十七年高令以卓薦擢禮部主政余適奉

命來守鎮江訪幕友於胡雲坡先生先生曰非吳夔庵

不可冬月抵署見其貌瀟灑不羈聆其言和易近人與
商古今利弊時務緩急片言居要決策無遺余心折服
遂訂金石交逾二年調揚州維揚四方輻輳之地鹽漕
關河諸務揉雜賓從來往無虛日余絕不為關防君亦
無纖毫物議八邑案牘半日可了每佳辰月夕携舟訪
歐蘇治蹟相羊平山虹橋關事無留滯人有餘閑四十
三年君丁內艱旋里余以東臺書案逮入京師質訊君
聞之奔赴偕至京艱難扶持有踰骨肉事釋蒙
恩發往軍臺效力君以餞贖余西江甫勾當差務君返

石門居南泉書屋鍵戸却掃蒔花木興至則揮毫染翰不以示人課子姪有法兄弟無分產待君舉火者百餘口囊無餘錢澹如也有來聘者輒拒之曰余與謝公約勿他往蓋君之意不在幕也四十五年余奉

命守寧國遣价延君君發函狂喜引觴浮白大醉竟夕晨即登舟偕至寧國各屬縣倉庫虧空至數萬陳案有十餘年不結者君不憚煩勞佐余整理未匝歲倉廩實百務興君往時爲余言北樓之勝至是休暇同登敬亭宛溪如舊相識山川結契信有宿緣耶明年予以憂去

其後蒲孫二太守俱擬需之寧之吏民無賢不肖皆知吳先生凜然不可犯六邑有疑獄僉曰非吳先生不治以是在寧國者七年孫太守病假歸和州牧朱君思仁新授泰安守慕君名敦請至署泰安之清苦過於宣州而繁劇不減揚鎮君國勦不遺餘力居三年余入都赴部引

見道出泰安復與君踐十年息壤之盟時爲五十五年四月也六月奉

旨仍發江南以原官補用八月自京南來至濟寧邀君

同行九月赴濤江十月期炎至𡐄陽宿書院挑燈談往事忽忽如夢寐君今年五十有六余少君二歲未知將來事業作何究竟後死者誰是不可以無記也君居慕中活人無數子廷鏞賢而能文異日光大其閈閎鋪張揚厲作爲家傳即以余言備採擇可也立冬後二日謝[illegible]記

江南河庫道題名碑記 許安

治河之任古今稱難我

朝受天寵命奄有萬方漕東南之粟以實神倉黃運兩河治法視前代加詳初河道總督行署駐山東濟寧州

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以江南工程重大特令移駐淮安清江浦

雍正三年

世宗憲皇帝添設北河總督分駐濟寧而南河總督仍駐清江先是河臣張鵬翮奏帶兵部員外張瑚專管河

庫錢糧康熙三十九年奏請須給關防後歸淮徐道兼
管雍正七年以南河工程既大出納愈繁
允河臣孔毓珣之請復設河庫道一員以綜其成
聖天子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詳慎如此說者謂河庫僅司出納無與修防其責易辦
余曰不然南河收支出入事務殷繁有定數曰專儲有
歲修搶修之別無定數曰另案有例案大工之殊毫釐
失檢咎在挪移掏泥成例又設險工權衡緩急在先事
而預籌臨事而斟酌河儲之務有貯之庫中者有寄之

厓外著洲蕩蘆葦天地自然之利埽工必需之物左右游蕩三營設參將守備千把總各司其事而稽其功緒察其勤惰專責成於河庫道蕩地廣袤數百里柳浚辦數百艘歲採運蕩柴數百萬束濱臨河海寥闊莫稽必有以鎮撫而統馭之若夫協贊河帥與淮揚淮徐二道籌畫一切機宜文武河員十九廳營之工程錢糧皆宜綜核於心通河渠食貨爲一書合臯府虞衡爲一官皇上軫念河防委任顧不重歟乾隆五十五年啟昆奉命來蒞斯任深念

朝廷所以設官之意而思是職之不易稱也夙夜兢兢罔敢暇逸於勾稽案牘之餘歷攷前人名姓詳其始末勒之於石時時省覽用以自鏡亦俾後之人有所攷證焉

禁止殷戶充當保長檄 甲寅

地保一役乃鄉中無業之民願充者准其充當與在縣之皂隸民壯等役無二從未有殷實力由之農民押令其充當此役者今訪得浙西杭嘉湖三府屬州縣將地保一役不許鄉中無業之人充當每歲底按圖中田多殷實之頭民號曰殷戶押令充保如有躲避推辭非挺求人宛處即挐家屬妻孥令人有不得不當之勢凡戶一充此役則廟吏戶書以及皂快頭役先有百般勒索名曰上頭費視圖分之大小每保出錢三四十千至百

餘千不等該州縣卽差一役到圖令地保養贍號曰圖差每逢錢糧比期圖差帶地保到縣血比以致殷戶受責難堪只得將自己所有之田產先行變賣塋完錢糧僅有數十畝田產之家充當地保一年家業立盡至浙東寧溫等八府屬又于地保之外更設庄長一役均係勒點殷實生監充當凡差役赴各戶守催錢糧南米官穀俱住歇庄長家內索擾酒飯如採買官穀亦着該庄長引領挨戶勒放有不肯收受穀價包封者總惟充長是問甚至縣令親征或委員坐都催糧以及相驗路斃

俞築路勘地方公事並着該庄長備辦公館供應及書
役飯食盤費該庄有尾欠錢糧卽押比庄長代完如欲
求免卽勒出錢若干名曰吊庄錢充當之年目無寧晷
而生監之有志舉業者每因此廢時失事阻其上進之
路身爲牧令者自必其有天良何忍行此虐政此必先
因不肖有司作俑于前接任者慣聽庄吏戸書皂快頭
役之言因循多載只知便已之私意不顧流毒于閭閻
若不立爲禁革小民受累無窮除經通飭各府縣嗣後
不許殷戸充當地保庄長更不許僉點圖差到圖滋擾

勅派索詐等弊如致故違定即差拏書役從重嚴辦並

將該州縣嚴揭請參

金塗銅塔考敘 乙卯

錢忠懿王承武肅之業歸王中朝尤崇信佛事當時寺塔之衆咸淳臨安志所載九廂四壁諸縣境中已八十八所餘蓋不可勝計周顯德元年王又建慧日永明院以居僧道潛創今淨慈寺也踰年周詔廢寺院非敕額者而杭州所留存尚有四百八十餘亦已盛矣其年王笵銅爲塔塗之以金高四寸三分重三十六兩四版合成外俱繪佛夾故事其一內有文曰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乙卯爲周顯德二年竹垞未見塔故誤爲武肅

王事予各有一保字或作人字王之所建視前代尤多而願力尤大炎王嘗以五百塔遣使頒日本他皆瘞藏于十三州一軍之內竹垞據曾勳淨慈羅漢記謂銅塔畢歸淨慈非也厥後會稽秦會國第臨海赤山皆有塔出姜堯章亦得一版周晉仙作長歌紀其事今之流傳人間者常熟破山寺一龕山祇園寺一龕與白蓮寺僅一版順治中杭慶忌塔圮則有塔百數而山陰陳氏所藏朱石君中丞上供天府已爲西清珍秘夫物之精氣不可抑遏塔之造距今凡十五乙卯而金塔鐵券光耀千古王之功德豈不

偉哉王寄孫泳作金塗銅塔歌請序于余乃書以弁其簡端

隨園雅集圖跋乙卯

簡齋先生弱冠策高第壯年即解組以終白華之志逍遙山水選勝金陵得焦弱侯故宅擴而葺之高下直曲一出心匠於是園亭沼沚極一時之盛名公鉅卿之至白下者無不造廬請謁以得見爲幸余在京日刋江時亦屢至隨園連襟題襟或流連竟日先生嘗繪隨園雅集圖主賓五人歸愚宗伯余嘗一識之於　朝端心餘太史乃鄉先進游處最久者其兩少年一爲君師尹文端公第六子似村而陳浯梅岑官南河曾爲余屬吏余

雖不得與斯會然披圖皆平生故舊固不啻身入其中矣循念宗伯太史相繼凋謝似村以英才茂齡遽遭短折樗岑則匏繫河干奔走憔悴惟先生享耄耋之壽神觀益彊矍鑠淳哲望之若神仙中人然則天之篤厚於先生者豈偶然哉圖之作距今三十又二年卷中題詠半為余師友存亡聚散感慨係之昔昌黎作滕王閣記以列三王之次為榮耀今余得附諸賢之末側名其間將與此圖長存天壤詎非至幸與

揚州晉太傅謝文靖公祠記丙辰

揚州於晉為廣陵郡吾遠祖太傅文靖公之鎮廣陵也築新城創城北之埭後人追思之比於召伯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公之食於斯土宜也公子孫有居於揚者嘗即宅以為公祠繚之以垣中垣而設之門顏其門曰謝太傅祠云其後有姑氏為尼遂分其宅之一隅以為寺曰法雲迨子姓衰復以餘宅鬻於他氏存者獨祠與門而已

世宗朝詔以公配享列代帝王廟尋勅脩所在先賢祠

守公祠興焉久之法雲寺僧覺菴者陋其寺之庇於祠
下也毀其門而新之而屬之寺以畀置彼教中所謂金
剛像焉會故相國桂林陳公以御史守揚州判其事杖
僧而復之俾如故夫公以公忠碩望受備文廟命相孝
武靖桓文之難督師出方略破苻堅百萬之兵于淝水
之上晉室危而復安其來廣陵也以避道子之讒功業
既高而公居之若無有博奕雅謌依然不忘東山之志
其出處之際豈非古所謂大臣者乎固宜攬昔賢之遺
跡徘徊江步曠然興感於千載之上而乃數楹之祠曰

就頽廢其僅而留者又錯處於浮屠之宮居民湫隘之室遂致緇流之黠者且肆心於蠶食之計則茲祠之不相隨於變沒者亦幸矣昔桓元既篡晉欲以公宅爲營公之孫混謂之曰召伯之仁猶愛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元爲之止夫人之愛其祖也苟有所遺必思有以保之在昔建康之宅不忍覩其毀易今茲廣陵之祠豈可聽其湮替於是公之裔孫前兵部侍郎溶生徧告於公裔之散處於四方者合錢得若干遂盡贖門以內之宅於他氏且鬻祠側地改建法雲寺而以

寺之址復歸于祠爲門爲堂爲庭爲廡爲寢爲塾得若干所經始某年月日落成某年月日既乃爲書述顛末以告於裔孫敬昆曰若其爲文以記之庶足不褻辭也謹次敘之以郵致焉

上翁覃溪師 丙辰

昨者附呈啟昆所作詠史詩八卷求訓誨而賜之序辱夫子垂教以謂古人已往各有應指應摘處非身當史局不必作爲論斷且以啟昆所作視唐胡曾更精工矣愈精工則所指愈甚凡以明詠史詩可以無作云爾夫子之愛我也厚矣然啟昆竊謂有所未盡者亦特患今所作未工耳誠幸如夫子所許以爲差精工則前所云云固非所患也蓋古人各自有精氣不磨處豈後人所得而毀之譽之況啟昆所詠此數百人者皆前代帝王

將相名流啸士其成敗得失與非賢否之暴於史策今以一觚生操弱翰吟弄於千百載下其不足爲古人輕重也審矣惟獨念詩之爲物比對偶切聲律必有所麗以成其篇什故凡游覽贈答感懷遣興以及飲酒題讚擬古詠物香奩游仙之屬皆詩之人所假境以生詩者也詠史詩亦此類耳張景陽有詠史詩梁昭明取之與陵於詩尤爲傑出其集中如柴桑先主孔明明妃庾信諸人各繫以詩亦詠史之流也微昆才力淺薄平日所爲詩平平無奇語概後自病因思託於詠史詩以稍變

其面目此不過綴拾詞藻以作詩料而已吾夫子顧病其捃摭古人是則夫子所以變我者過厚故期之過深而實非敵晁所敢居也夫夫子於讀史不作史論史斷於詩不作詠史詩蓋夫子力量大於詩無所不有偶不肯作此可耳敵晁才力萬不及夫子惟幸夫子不肯爲故得閒而爲之若并此禁之則敵晁所能爲者亦僅矣惟夫子察焉屬有都下人便謹自道其區區之意且錄夫子教之即以此意并數語於詠史詩簡端俾得託以取重焉幸甚

亡弟砥山墓誌銘 丙辰

亡弟砥山之亡也旣哭之以詩矣踰年猶子學任以書來乞銘嗚呼晉水章江相隔數千里不獲執紼視窆更何忍銘亡弟雖然弗爲銘則亡弟之潛德曷彰弟諱啟昜字儆逸號砥山先封公通奉大夫之三子也伯兄啟晨府學生余居次君奉封大夫命後伯父聖著公幼穎慧兄弟同家塾互相切劘君爲文獨敏捷弱冠應縣府院試三冠童子軍旋食廩餼屢躓於鄉舉以例貢成均遂絕意科舉日以讀書課子孫爲樂作藝蘭圖以見志

先伯父母早殁仍依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侍養無閒待朋友以信處宗族以和有穆然末年又以封大夫與王太夫人相繼去世伯兄亦捐館余仕宦奔走南北弟獨力持門戶視諸猶子如己子余官於鎮江於揚州於清江皆嘗一至署視余欣然不樂華膴居數月輒返及余拔萃浙江手書要其來冀一相見會君已疾不果嗚呼已矣君性恬淡不歆慕外物居恒有夷然自得之趣豈非古所謂聞道者乎嘗規余以老子知足之旨鬬屬纊之夕惟眷眷以不及與余訣爲恨豈君昔嘗語余者猶欲及其未死

之辰一再言哉昔蘇東坡與子由以兄弟爲朋友東坡長子由三歲先子由卒而子由銘其墓今余弟亦少余三歲先卒而余爲之銘嗚呼其可痛也已君生於乾隆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於乾隆六十年六月三十日年五十有六娶賴氏子一學任附貢生孫三振鸞振鵬振鷺曾孫一世亨將以嘉慶元年十一月廿一日葬於東山之甲岡孜嶺乃涕泣而爲之銘曰

修德者報不於其身爾昌爾熾卜我後人

移覆山東按察司孫廣明原

嘉慶元年八月閒准貴司於兗沂曹道任內咨稱訪得殷湯陵在山東曹縣之土山集據漢翟國魏皇覽晉伏滔皆云湯陵在濟陰亳縣自河流南徙橫隔其地入於山左又稱山西榮河之湯陵自明時列於祀典相沿至今特出於太平寰宇記怪誕不足爲據等因嗣於十月閒復准貴司咨稱檢查得開寶六年湯廟碑揭稱廟不稱陵其爲後世謁廟爲陵已無疑義等因准此本司當即飭取開寶碑文査閱並博考書傳查得榮河縣湯

陵刻於祀典最爲久遠隋制於禘之月以其日祀湯於汾陰以伊尹配載隋書禮儀志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成湯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祭文獻通考備載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事明稱殷湯葬汾陰在宋河中府金史禮志亦稱祭成湯於河中府此皆見於正史班班可考載司以爲明代流傳之誤似未確矣本司復查宋開寶所錄內有禁其樵採之文若非因陵建廟何以禁樵採似不得指碑爲後世訛廟作陵之証本司因考今萬泉縣之北境河津縣之南境乃漢汾陰縣界也地理志曰汾陰

南有介山今介山在萬泉縣治之南二里亦曰綿山山
頂有神廟廟宅有泉正與水經注取説之介山合今之
榮河縣治乃在介山西南七十里湯陵亦在介山西三
十里蓋於漢屬馮翊徵縣境自黄河西徙隔於河東劉
淵省汾陰屬蒲坂後魏復置汾陰得漢今榮河縣境而
湯陵始屬汾陰矣皇覽曰漢哀帝建平元年司空御史
長鄉蔡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馮翊今徵之迴渠亭
有湯城徵陌是也皇覽所云正指今榮河湯冢自湯陵
之見於世未有先於此者皇覽為專考帝王冢墓書所

言當得其實故隋時古書猶多而於定祀典獨取皇覽必有據也酈道元頗好異說於水經汲水條下概指皇覽所述之湯陵以爲乃亳王湯冢爲秦寧公所滅者夫亳王亦亾國之侯耳卽號冢猶存漢亦何爲遣使者案行之哉案史記正義於湯社文下特引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則亳王湯所有冢在今陝西三原縣境距今澄城郃陽之閒且三百餘里而酈長乃指今徵縣之湯陵當之豈不謬哉本司復查貴司所云漢闞駰皇覽晉伏滔皆有湯陵在濟陰亳縣之說案伏滔

北征記見於樂史所引其言蒙亳為指濟陰之蒙亳誠
然然洎東晉人承杜元凱之誤又從征操筆原非確有
考證若皇覽所說湯陵明言在漢屬馮翊徵縣與濟陰
絕不相蒙自史記集解於湯冢文下引皇覽乃截去在
漢屬馮翊以下云云而復加湯冢在濟陰薄縣數字於
首遂嫁漢哀帝使行湯冢事於濟陰今但就水經注所
引皇覽觀之則集解之割裂可笑已可概見蓋凡集解
中直云某曰云云者皆本文也其曰駰案某曰云云者
皆稍以已意潤色之者也今觀夏本紀一條曰駰案左

傳曰皐藪在殽南陵周本紀一條曰騶案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閒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皆非左傳山海經本文此條亦作騶案皇覽云云則中有濟陰字爲裴氏竄入無疑至以漢崔駰亦有湯冢在濟陰之說則本可徧考古書實無所據案後漢書稱崔駰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論其體裁此二十一篇中皆不應有記湯冢語惟考水經注引裴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此正引史記集解語耳善長不以濟陰薄縣爲皇覽文而特別出爲裴駰語

卽此正可作集解竄入濟陰字之證然本司徒時見俗本水經有訛裴駰爲崔駰者抑或貴司之所據以爲說者邪本司復沓太平寰宇記所載死後二千年之語路史亦載之蓋出於城冢記特齊諧志怪之流因汾陰有湯陵遂加以傅會正如一男子秦始皇及董仲舒亂我書之語以爲孔子作讖藏於其宅論衡亦載之豈不怪妄然古未有以是疑孔子宅者蓋原不以寰宇記定湯陵之是亦豈可以寰宇記疑湯陵之非且記載淆惑豈乎辨析夫太和中張恩之事誕也誕而猶以爲湯陵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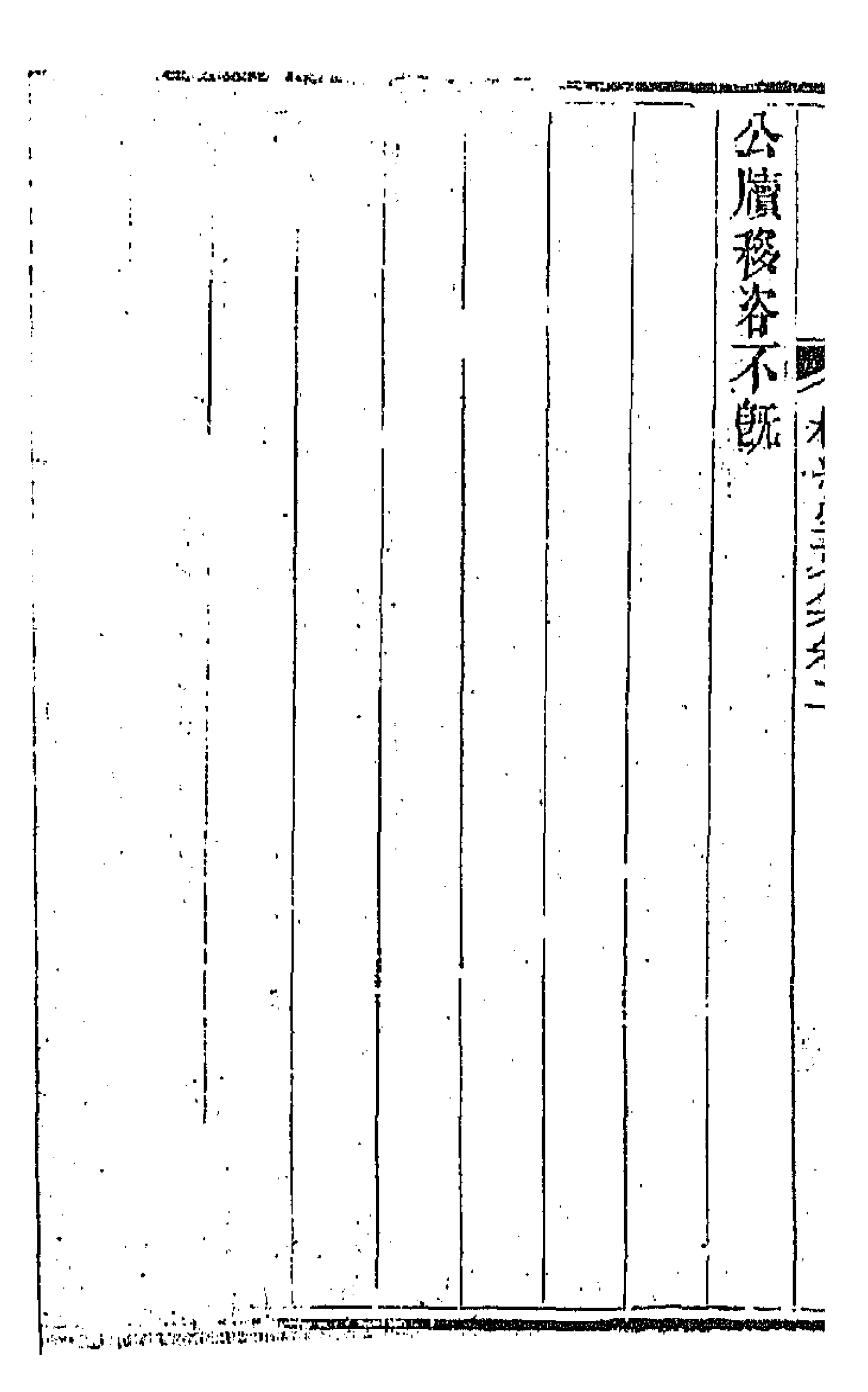
和中伊永昌之事亦誕也誕而且以爲仙人王子喬墓矣湯陵之見於傳記皇覽爲先杜預臣瓚裴駰伏滔皆出其後自當以去古近者爲得其眞古帝王陵廟列在常祀自隋爲始即定湯祀於汾陰已歷千有餘年人之精誠神所昭格湯王之靈爽依於是久矣即曹縣之湯陵考據果精守冢可也守土官歲祭祀可也而榮河之湯陵固不敢遽言更正又況眞贋之辨猶或未然所有貴司候查勘確實即具詳貴省撫臺上聞之處尚希斟酌行之伏祈查照施行

復孫淵如觀察 丁巳

昨荷惠書並觀風策問具審明刑講學足以儀式列郡化被諸生儒者風流固非俗吏之爲也齊魯名賢輩出代不乏人其在炎漢若伏子賤之傳尚書鄭康成之通六藝尤卓卓者千餘年來其祠墓尚無恙否後嗣能奉祀否竊以我

朝五經博士之設所以崇報儒先者甚至而伏鄭兩氏未與褒榮似當上聞請立博士各一人以章傳經之功

閣下嘗于此豈有意乎至殷湯陵墓終不敢雷同另備



公牘移咨不斷

覆署山東按察司孫牘 丁巳

嘉慶二年正月准貴司咨覆本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所辯榮河縣湯陵指正錯誤二事貴司深以爲當具見虛懷若谷本司去歲所議榮河湯陵列在祀典已久未便遽事更張且只就榮河之湯陵而論亦具有本原並非平空突出者茲貴司復相詰難必欲仰曹縣湯陵之說則貴司與本司所考皆一隅之見非通方之論也劉向湯無葬處一語最爲明確乃魏晉以後猶欲附會湯陵本屬好事貴司素講漢學閎通淵雅深爲佩服今合

子政可信之言而操後來無稽之說本司竊有未喻蓋後世湯陵至有五處之多雖考之傳記皆有原委然愈多則愈僞欲於非中求是既不可質言亦不必置辨也假令貴司之議果得申請

廷議竟罷榮河之祀而改祀楚邱竊恐曹縣之令甲方頒而河南亦有好古如貴司者復以偃師之湯陵乖舛祀事其將翻更而議改乎陝西澄城河南商邱不幾益猜荒冢爲湯陵皆不忠無書籍可據紛紛者伊于胡底古帝王陵寢誠如貴司所云是非必當核實今湯陵必

欲核寔則劉向一語如南山之不可移矣昔鄭康成之箋注詩禮後說不遷就前說閻百詩之疏證僞書後說能訂正前說本司逆作湯陵考一卷持論頗平所願貴司以大公爲懷毋爭勝于方隅毋求多于口舌大著湯陵考存入文集以備一說可也倘仍執前見不可轉移則不妨各行其是亦無庸紛糾辨論矣

殷湯陵考

殷湯無葬處漢書劉向傳

右劉向諫起昌陵疏語向稱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舜葬蒼梧禹葬會稽文武周公葬畢獨湯無葬處者當時自確有徵信必非妄語師古謂不見傳記是也史記殷本紀言葬伊尹於亳而湯不言葬是西漢諸儒皆不知有湯冢也後世所傳湯陵皆出附會即時代略有先後其偽一也顏師古注漢書即本向書以駁臣瓚注其識卓矣議禮之儒惟當遵用隋制廟祀

成湯於汾陰耳其各處湯陵湯陵有五核併之則三蓋陵既出自附會則相近之地皆得有其名矣存而不論可也

偃師湯陵

孔安國曰桐湯葬地也太甲不知朝政故曰放尚書傳史記殷本紀集解

按此偽孔傳語使孔氏知湯葬地劉向豈不知之且馬遷從安國問故必以此語載之史記矣其爲僞孔無疑然亦魏晉人說也

晉太康地記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

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也 史記殷本紀正義

按桐為太甲放處今偃師之尸鄉是其地則湯葬偃師矣偃師為湯所遷之亳殷想則於亳殷卽葬於此耳

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莽曰師成臣瓚曰湯居亳今之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巳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師古曰瓚說非也又如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 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注

按湯冢有五一在漢徵縣屬左馮翊今陝西澄城縣二一在漢汾陰

縣屬河東郡今山西榮河縣 一在薄縣屬山陽郡今河南商邱及山東曹縣 一在漢雎陽縣屬梁國今河南商邱縣 一在漢偃師縣屬河南郡即今河南偃師

師古辨湯冢獨繫之偃師下者蓋魏晉以來相傳之說多在偃師故也

括地志云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即北薄也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史記殷本紀正義

按唐時兩湯冢皆繼魏王泰疑在薄者而以近桐宮爲是又泰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宋州

趙城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蓋湯與伊尹墓相近泰既以湯冢在偃師故益楚邱之伊尹墓而非之泰於地理最精其獨信偃師之湯冢當必有據乾隆元年釐正亳陵之祀於濮州郎主泰說是括地志異於他書之紛糾轇轕者矣

偃師縣湯王廟在縣東三百四十八步湯王陵在縣東北山上八里伊尹墓在縣西北五里寰宇記西京河南府

按欒史既稱湯陵在偃師而宋城楚邱寶鼎亦云有湯冢大抵寰宇記之載古蹟無所區擇開後世方志

陋習

漢哀帝即位詔曰酒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漢書哀帝紀

按史記集解引皇覽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云云與此詔正合水災即指河南潁川水出也假師爲河南郡屬邑按行所必至之地假師之湯冢其萌芽於是時乎又皇覽引漢建平案行事於薄縣湯冢下然未言建平所行之冢即薄

縣也

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内有古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冢水經汳水注

按薄城即漢山陽郡之薄縣晉省入蒙蒙在今河南商邱縣境而今山東曹縣又兼有薄縣境故今曹縣南十八里有湯陵而河南歸德府治商邱復傳有湯陵其實只一陵猶滎河之湯陵即徵縣之湯陵耳皆隔一河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

尹冢皆相近也漢地志偃師注

按濟陰縣隋開皇六年置巳氏縣開皇四年復置六年改楚邱臣瓚所稱是隋初縣名俱在今曹縣境

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即北薄也史記殷本紀正義

按魏王泰不信此冢可證杜氏臣瓚之說

宋城縣箕子冢在縣北四十一里二十步古蒙城內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皆爲邱墟今蒙與亳相去三十里寰宇記河南道宋州

按宋城漢梁國之睢陽縣今河南商邱是商邱應有湯陵矣

楚邱縣伊尹墳在縣西北十四里按書云沃丁既葬伊尹於亳都城記云濟陰界梁國有二亳南亳穀熟城北亳在蒙城西北屬睢陽郡今驗墳西十里有亳城在東京考城縣界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今爲邱墟也同上

按楚邱漢梁國之巳氏今曹縣境梁史兩引北征記足證湯冢與箕子伊尹兩墓相近然不言湯冢所在

水經注之誤

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郤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廻渠亭有湯城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穆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爲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

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眞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 水經汳水注

按酈氏既引皇覽稱湯冢在薄城應曰在漢屬山陽郡且不當引徵之湯城徵陌以證蒙薄蒙薄與徵相去甚遠不得以兩地合為一處如謂湯冢在徵則當云在漢屬馮翊不當云屬扶風至以徵之湯冢為亳王湯尤誤酈氏益主蒙而湯無葬處之說故此條皆作疑

詞曰不暇考究地理耳又爽駰誤崔駰傳寫者失之

亳王湯冢

寧公二年遣兵伐蕩社集解徐廣曰蕩音湯正義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 史記秦本紀

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集解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 仝上

按三原即今陝西西安府之三原縣括地志此說較為明晰足證水經注之誤